



# 说 呼 全 传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  | 呼世子游春出猎 | 庞黑虎抢亲失命 | ..... ( 1 )   |
| 第 二 回     | 庞丞相诡计无施 | 宋仁宗私访美女 | ..... ( 5 )   |
| 第 三 回     | 仁宗驾幸庞园  | 宠多花封贵妃  | ..... ( 9 )   |
| 第 四 回     | 宋仁宗宠妃僭越 | 呼得模负屈无伸 | ..... ( 13 )  |
| 第 五 回     | 庞丞相提兵暗伏 | 呼家将一旦倾亡 | ..... ( 17 )  |
| 第 六 回     | 王金莲仙缘天赐 | 包龙图硬救呼郎 | ..... ( 21 )  |
| 第 七 回     | 包文正计退庞兵 | 呼公子病倒王园 | ..... ( 26 )  |
| 第 八 回     | 王员外选择东床 | 牛夫人劝嫂完婚 | ..... ( 30 )  |
| 第 九 回     | 钦天监观星覆奏 | 庞贵妃激怒朝廷 | ..... ( 34 )  |
| 第 十 回     | 庞太师兵进长安 | 包文正钦召来京 | ..... ( 39 )  |
| 第 十 一 回   | 牛夫人怒打庞奸 | 赵凤奴力救呼郎 | ..... ( 43 )  |
| 第 十 二 回   | 赵大郎与妹完姻 | 庞丞相金山大败 | ..... ( 47 )  |
| 第 十 三 回   | 庞东海钦召进京 | 赵大郎夫妇练兵 | ..... ( 52 )  |
| 第 十 四 回   | 庞四虎领兵灭寇 | 杨侯显圣救英雄 | ..... ( 57 )  |
| 第 十 五 回   | 五霸山虎臣遇寇 | 王金莲产下麒麟 | ..... ( 62 )  |
| 第 十 六 回   | 呼郎哭别杨令婆 | 五台山五郎助战 | ..... ( 67 )  |
| 第 十 七 回   | 齐国宝妻女观兵 | 擂台上选择东床 | ..... ( 72 )  |
| 第 十 八 回   | 石头陀跌下擂台 | 呼守信夫妻拜别 | ..... ( 77 )  |
| 第 十 九 回   | 花公主奉命擒妖 | 呼守勇新唐受唬 | ..... ( 82 )  |
| 第 二 十 回   | 新唐国公主招亲 | 呼守勇坚却是假 | ..... ( 85 )  |
| 第 二 十 一 回 | 呼延庆解分牛斗 | 王老禅顽石变虎 | ..... ( 89 )  |
| 第 二 十 二 回 | 呼延庆入山授法 | 寇直女救出太子 | ..... ( 93 )  |
| 第 二 十 三 回 | 呼延庆授术回乡 | 王金莲新唐访夫 | ..... ( 97 )  |
| 第 二 十 四 回 | 齐月娥出猎遇美 | 呼得模显圣嘱儿 | ..... ( 101 ) |
| 第 二 十 五 回 | 呼延庆擒妖招婿 | 叔侄盗祭铁丘坟 | ..... ( 106 ) |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六回 | 牛夫人计救呼郎  | 包文正法场释放  | ..... ( 110 ) |
| 第二十七回 | 呼家将途逢兄妹  | 铁丘坟三复盗祭  | ..... ( 113 ) |
| 第二十八回 | 宋太子观灯遇害  | 赵文姬仙指游园  | ..... ( 116 ) |
| 第二十九回 | 仙岩洞延龙遇美  | 庞飞虎割耳逃回  | ..... ( 120 ) |
| 第三十回  | 庞四虎攻打祝家庄 | 祝三姐飞马到西凉 | ... ( 123 )   |
| 第三十一回 | 花瑞莲徇私放关  | 庞四虎兵被雾迷  | ..... ( 126 ) |
| 第三十二回 | 庞东海怒领三军  | 天定山母子诉衷  | ..... ( 129 ) |
| 第三十三回 | 呼延庆新唐见父  | 仙山洞公主成亲  | ..... ( 133 ) |
| 第三十四回 | 天定山庞琦大战  | 道童儿广施术法  | ..... ( 137 ) |
| 第三十五回 | 岳鸣皋助法大战  | 天定山国宝受困  | ..... ( 140 ) |
| 第三十六回 | 呼家将大破五行阵 | 金牛岗杀死庞东海 | ... ( 143 )   |
| 第三十七回 | 八王叔代呼面圣主 | 假宫女三祭铁丘坟 | ... ( 147 )   |
| 第三十八回 | 三家村女将出兵  | 呼延庆飞马出关  | ..... ( 153 ) |
| 第三十九回 | 庞牛虎戏美亡身  | 呼家将领兵过关  | ..... ( 157 ) |
| 第四十回  | 呼家将除奸雪恨  | 奉圣旨骨肉团圆  | ..... ( 160 ) |
| 附 录   | 滋林老人序    | .....    | ( 167 )       |

楼船笳吹晓霞横，旌节新移宠若惊。  
运道风柔思报国，沙场尘敛喜消兵。  
恩纶加惠全忠孝，呼氏流芳千古闻。  
宋主听奸生祸乱，征辽平寇旧功臣。

## 第 一 回

### 呼世子游春出猎 庞黑虎抢亲失命

话说复姓呼延，名得模，字必显，世居山后，历为汉臣。因刘王失政，去贤用佞，轻听宇文均，把俺呼氏诛绝。幸祖母马氏怀妊，逃回马家庄上，遂生下俺父呼延赞，年甫弱冠，典坟通晓，韬略且精。正杨业老将军奉旨征辽，俺父呼延赞志欲报仇，遂投宋主，与杨老将军领兵进讨。孰知辽兵不耐战守，一旦遂倾，众夷威服。是以凯歌奏圣，恩蒙宋主加封俺父忠孝王之职，赐造王府，又赐金鞭一柄，敕令俺父值殿巡察，如有文武不劳王政，就把金鞭打死。俺想父王已叨朝廷十分隆重，奈何不久遂薨。又蒙圣恩，命俺叨袭父职，敢不克尽厥职。目下朝堂，却喜肃清。

俺夫人杨氏，所生两个孩儿，长名守勇，年登十六；次儿守信，甫经十四。不但熟读孔、孟，且喜考究孙、吴，更习了百步穿杨的神箭。看这两个孩儿的武艺，老夫到也晚景无忧。

那守勇兄弟恰好到厅，道：“父王在上，孩儿们拜禀。今因天气晴和，欲往郊外游春射猎，特来禀知父王。”“我儿既去游春射猎，须带二十名家将同去。”那守勇道：“多谢父王。”他兄弟两个，你道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戴紫金冠，两旁插雉尾，身穿银甲白如雪，腰间挂了宝剑，佩了弓箭，脚蹬粉底乌靴，手执长枪，一齐来到厅前。  
那呼得模见了两个儿子，威威武武，一般装束，心中十分欢喜。说

道：“你兄弟两个出去，总要和顺，不可生事。”守勇别了千岁，同了家将，一齐上马，来到乡村。阿唷妙阿，果然桃红柳绿，水秀山清。行来已是山庄，令家将一齐追赶，射的飞禽，戳的走兽，各逞武艺。诗云：

蹀躞巴宾马，陪骢碧野鸡。

忽闻仙乐动，赐酒玉遍提。

话说右丞相庞集，字宰翁，止生一子，名唤黑虎，年已三九，因丞相过于钟爱，任耽酒色。幸有多花女儿，年方十六，却是生得国色天姿，品貌不凡，故尔尚未许字。这教：

姣容不易轻相许，须选东床绝世才。

且说庞黑虎在郊外游春，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果然闭月羞花，沉鱼落雁，“我府中娶的妻妾，那个比得他来”。这黑虎想了一计，叫齐一班家丁：“你们同我到东庄抢亲，回来各赏十锭银子。”那家丁一齐跟了黑虎抢亲去了。却是：

金屋鸳鸯展，银河鹊驾填。

吹箫集凤羽，空作风求鸾。

且说东庄赵大郎的妹子赵氏三姐，名唤凤奴，年方十六，虽是乡村女子，稍知大义，故尔爹妈将奴择婿，要选才貌相当的丈夫。不道爹妈并歿，我兄嫂亦不肯轻诺，是以尚未适人。今因天气晴和，又乃上巳，且同嫂嫂也往郊外游春。那晓撞着了什么庞公子，做出许多丑态。我同了嫂嫂，就回到家里，那小庞又央人来说，娶奴做妾，被我嫂嫂抢白了一场，那做媒的大家没兴回去。方才嫂嫂进来，对我说道：“阿呀姑娘阿，不好了！说道昨日看见这个尖脸贼，要娶你做妾，我已回了他们。如今听说带了百十个家人，在庄上就要抢我姑娘，这怎处？你哥哥被这班家人捉住，打得七死八活，在地上滚哩。”

那三姐听了，哭得死去还魂。那晓庞黑虎已领了这些家人赶进房来，见了三姐，喝令：“快来！”那班家人听得庞黑虎叫抢，家丁进房抢了三姐就走。那赵大郎夫妻赶将出来，把庞家的豪奴一搪，大郎跌闷在地。他妻子喊救，那些邻舍赶来，听说庞家抢了三姐的话，

那邻舍道：“我们何苦在老虎头上拍苍蝇，不识利害？我们倒是回去，免些是非的好。”那大郎听说，越发叫喊。

恰好呼家打猎的回来，在此经过，只见他枪挑了鸡兔，肩背了獐鹿，喜孜孜走来。那世子听他悲声凄惨，勒马问道：“为何啼哭？”那大郎道：“二位将军听禀：小人有个妹子凤奴赵三姐，今被庞丞相的儿子抢了去了。”“呀，有这等事，难道没有王法的么？你们且不要哭。他从那一条路去的，你来领俺前去，包管抢还你的妹子便了。”“多谢将军！”

那大郎洒开大步前行，世子紧紧追来。过了几个山坡，环绕几座村庄，不觉已是小安山了。略略转个小湾过来，远远却有一簇人马，好似哭声影影。那大郎道：“二位将军请看，那前面影影的，只怕正是了。”

那世子就勒住了马，望这一望，竟拍马加鞭，一直飞赶前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呔！庞黑虎，你这狗强盗，太没有王法了。这样升平盛世，胆敢抢人女子为妾，你就该死哩！俺呼爷爷最肯救人，不肯害命，快快把三姐还他！”黑虎道：“呔！你这乳臭的孩子，敢来阻挡？谁人不知俺庞公子今日娶妾，胆敢拦住，你还不快快走开，让俺过去！”那世子道：“呔！狗强盗，你不晓得俺呼守勇、呼守信的利害哩。俺父王在朝秉政，谁不敬服？你说老子既做丞相，为何不教训你这畜生？敢来抢掠民人的女子，俺今教训你这畜生，快把三姐送还了他们就罢，如敢不依，管教你的狗命不保！”那黑虎听了大怒，即喝令家丁：“你把这个小忘八拴了！”那家丁走来，毛手毛脚，思量拖拖拽拽，那两位世子就将马鞭乱抽乱打，这些家丁打得抱头鼠窜，个个逃走。

那世子又纵下马来，一把扭住了黑虎，提起拳头，打得他乱叫乱喊：“阿唷唷，饶了我罢！实在打弗起哉，看我爹爹面上，放了我罢！”“咳，你这狗男女，不说老虎也罢，提起了他，还要打你几下！因老虎不能教训，有你这个不肖横行不法。”“阿呀小千岁，我如今再不敢了，放我去罢！”这呼世子想起临出门的时候，父王再三吩咐，教我兄弟两个不可生事闯祸，守勇道：“兄弟，且放了手，叫他将三

姐交还了大郎夫妻领回，就放了黑虎去罢。”这教：

鳌鱼脱却金钩钩，摆尾摇头再不来。

那大郎夫妇同了三姐，一齐叩谢道：“承蒙小千岁相救，还求保送一程。”那世子一想，却是不与保送，恐他在路抢劫。”既如此，我们送你回去便了。”“多谢小千岁！”那守勇兄弟同了家将，一齐上马，保送三姐回庄，然后回去。

那庞黑虎同家丁看世子上马去了，他们才走出来。扶起黑虎，黑虎道：“阿呀不好了！我身子难动，不能骑马，只好你们驮我回去的了。阿唷好痛阿！咳！小呼，我同你什么冤家，又不是你的妹子，要你出尖打得我这般苦恼。回去告诉了爹爹，少不得启奏朝廷，把你姓呼的砍为肉泥，好出我胸中的怨气。”那黑虎一路劳劳叨叨说个不停。

这家丁驮了黑虎，正到厅前，恰好丞相出来，见了黑虎到吃一唬，说道：“儿阿，你好好出门，为何如此回来？”“阿呀爹爹，不要说起！孩儿东郊游玩，那晓遇了呼家两个儿子，同了许多家丁，在东庄抢劫人财，夺人子女。那乡村上人人痛恨，个个切齿。孩儿见了呼家，劝说了几句，那晓呼家不听也罢，这小呼反令一班恶奴赶来，不由分说，一把扭住了孩儿就打。说道大宋皇帝还是呼家把他做的，又道孩儿是奸臣之子。是以孩儿与他争了一场，被他打得这等利害。”

那丞相听了黑虎的话，看他又打得这般光景，就唤家丁，喝骂：“你们这班奴才！小主被人扭打，不即解劝。”那家丁道：“太师息怒，容小人们告禀：昨日公子游春，见了东庄赵大郎的妹子凤奴三姐生得标致，要娶他做妾，想是赵家不肯，今日公子叫小人们同去。到了东庄，看见了三姐，教小人们驮了他来。小人们听得公子吩咐，只得背了三姐就走。不道行到半路，那三姐的兄嫂同呼家两位世子赶来，要还他的三姐。因公子不肯还他，与公子扭将起来。小人们连忙相劝，被他也打在了里边。直等他们去了，小人们就驮公子回来，小人无罪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二回

### 庞丞相诡计无施 宋仁宗私访美女

曲填新恨谱，寥寂伴灯昏。

玉碎怜衾冷，依依梦返魂。

话说庞丞相听了家丁这般说来，原是公子不守规矩。“但呼必显不该放这两个畜生，打得我孩儿这般利害。倘有差迟，我老庞也不肯就罢。别人怕你功臣，偏偏我不怕你。丫环走来，好好扶了公子进去。张文，你去请了太医，速速调理。”张文道：“晓得。”这教：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那呼守勇兄弟送了三姐回到东庄，那大郎夫妻同了妹子凤奴叩头谢道：“今日若然不是二位将军相救，一家三命不保。小人无以相报，欲将舍妹奉为将军侍妾。”守勇道：“既承相许，待俺娶了正室，再聘令妹便了。”那呼家兄弟就作别大郎夫妇，离了东庄。不觉红日西沉，才到府中，见了爹妈，把游春射猎的话说了一番。那弟兄两个回到书房里边。这是：

有意栽花花不发，无心培柳柳成荫。

且说庞黑虎，自从那日被呼家两个世子打坏驼了回来，不觉恹恹沉重，病愈加增，医药罔效。那抢亲的时节，不想今日之苦楚，只道红鸾照命，谁知白虎临宫。黑虎在床，自叹道：“天作孽，犹可违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”不道说了这话，就两足一挺，两眼一睁，竟就死了。

这班妻妾哭得悲楚异常，这些家丁碌乱匆忙。那丞相同夫人、小姐，听说黑虎死了，大家唬得一身冷汗，赶到房里，放声大哭。独是多花小姐哭得有腔有板，又说道：“爹爹，你为何不立出个主意，现在哥哥被呼家打了死的，理应要他抵命。为什么爹爹不上本章？”

丞相道：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为父的岂不知杀人偿命的道理？但是你哥哥为了抢人女子，被人打死，我若上本奏了，那呼必显定然也是一奏。那时朝廷就要究出抢亲的事来，为父的先认个治家不正。那诬君之罪，怎么逃脱？故此不便启奏。这小呼打死了我的孩儿，难道罢了不成？少不得慢慢的复仇。自古道：‘一报还一报，毫厘谁肯饶。’闲话少说，且把孩儿殓了再处。”

那太师一声吩咐，家人碌碌匆忙。这一班黑虎的妻妾，都是悲悲切切。惟是他妹子多花，更哭得凄凄恹恹，声韵悠然，说道：“小妹定要与哥哥报仇的了。”这教：

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兄长含冤我与伸。

且说真宗皇帝驾崩，遗诏皇后，权宜处分军国。诏第六太子名祯一仁宗即皇帝位，改元天圣。诏颁天下，大赦钱粮，释放狱囚。册封曹后为正宫皇后，张氏为东宫贵妃，刘氏为西宫贵妃，各赐了仪仗。那嫔娥太监，各各加赏。文臣加级，武士加封。不道仁宗皇帝在宫常自忧思，每于行幸之次，未得称心。“朕想陈琳是寡人的心腹，召他进来商议，必要采访国色，以快朕意。”这教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那仁宗想了一回，即召陈琳进宫，将觅美女的事谕了陈琳。那陈琳就领旨出朝，打点择日起身，先到苏、扬一带探访。

那右丞相庞集，在朝闻说皇上密差了陈太监到苏、扬地方采访美女的消息，心中想道：“朝廷已有六院三宫，岂无国色？我想如今既是朝廷选妃，若将小姐画个图儿进呈，只怕到有十之八九。倘然朝廷选中，庞家的富贵却不小哩，那呼家的仇就好报了。咳！可惜老夫已经位列三台，不便将女儿进献的了；若是进了画图，将来僚友面前如何说法？他们讥诮起来，就不好站在朝堂了，这个机会只好错过的了。”丞相又道：“不妨，且去同小姐商议，看他可有识见。”

那丞相来到里边，见了小姐，说道：“女儿，为父的今日听得僚友说，朝廷差了陈琳到苏、扬地方，去觅访美女。我想小姐的容貌，若画了进去，只怕朝廷见了，不怕不是上选。小姐就是贵妃，为父的就是国丈，岂非大富大贵！但是僚友必要耻笑于我，只好说说而已

的了。若是错过这个机缘，岂不可惜，将来黑虎的冤抑，就伸雪无时了。目下朝廷选妃，到算个奇遇。故此为父的一闻此信，心中就想起女儿的面貌不弱于王嫱，不下于貂蝉；那些五音六律、南北九宫、箫管丝弦，无一不精。若然进了，何愁不中！所嫌老夫是丞相，不好意思，只道我以女媚君，岂不被僚友耻笑？”小姐道：“爹爹，既然有此机会，孩儿敢不遵依严命！孩儿只要报的哥哥的冤仇，无不听从。”丞相道：“好！难得我女儿孝义，但恐日后被人谈笑。”小姐道：“这到不妨。只要爹爹请陈琳到来，与饯行席中，就谈及其事，将女儿的图取来与他看了。若是可以进得，他就不肯还图了，倘然中选，必有钦差来聘，日后那个敢评？”丞相道：“果然女儿妙计，不羡陈平。如此且去备帖，请了陈琳到府细谈。”却是：

翠微深院选姮娥，玉殿岩尧呈画图。

一束老人来月下，数年威福满山河。

那陈琳领旨前往苏、杭一带访寻美女，已奏明明日起身。但云江南人物风流，不知可能果有绝色的美女。这教君命召，不俟驾而行。闲话休题，且到了苏、扬，再作理会。

忽见小内侍进来说道：“老公公，外面有庞丞相差来的家人，说请陈公公去饯行，名帖在此。”那陈太监接过名帖一看，说道：“好奇怪！这老庞在朝，极自夸大，见了咱们不在眼里的，为何今日与咱饯行？想是他如今晓得朝廷与咱心腹，故此他也来奉承。咳，老庞，你真个势利！”

雪中送炭人间少，锦上添花世上多。

却是世情看冷淡，果然人面有高低。

那陈琳道：“既然老庞请咱饯行，只当去扰孙子的。真正早上不做官，晚间不作揖。”陈琳道：“孩子，你去对他家丁说：承你太师相请，少顷就来。”小内侍回复了家丁。只见那陈琳：

头带一顶抢龙的帽，身穿一品的蟒袍，腰围的金镶白玉绦，足上乌靴粉底，手抡一柄马尾的拂尘。

那陈琳穿了公服，踱出厅来，坐了一匹五花马，带几个小内侍，来到相府。通报里边，那庞丞相接了进厅，相见了一番，分宾坐下。

陈琳道：“承老太师见召，敢不赴趋。”太师道：“岂敢！老夫闻公公奉旨出京，特备水酒一杯，屈驾光临，聊伸一钱。”陈琳道：“又要太师费心。”那二人登席，两旁站立了一班女乐，筵前歌唱了一番，各各赶避进去。

丞相道：“陈公公，目下钦差先从那一处寻访？不知如何美貌，合得圣意？”陈琳道：“老太师有所不知，不过温厚崇礼，自然福大。”庞丞相道：“妙阿，只要福大，必合圣意，这陈公公讲得极妙。若取温厚载福，老公公何必舍近而图远？”陈琳道：“老太师，到要请教，难道洛阳就有？”丞相道：“怎么没有？老夫现有画图在此。”陈琳接来一看，便道：“老太师，这是谁家的丽贞？”丞相道：“这教不远千里而来，可能进得？”陈琳道：“莫非就在府上？”丞相道：“然也。”陈琳道：“这位丽贞，与老太师什么称呼？”丞相道：“这位丽贞，不瞒陈公公说，却是小女多花。”陈琳道：“原来是小姐，阿呀呀，咱到失敬了！请教丞相：令爱今年多少贵庚？”丞相道：“才交十六岁了。”陈琳道：“今日亏得丞相说起，见了画图，好去进呈，定得上选。不然，岂不耽误了小姐？如今不妨，明日待咱赍了画图就进，包管老太师是国丈，小姐是贵人。”丞相道：“全仗公公仁力！”

那陈琳取了画图，别了丞相回府，专等仁宗升殿。陈琳奏道：“臣蒙万岁差觅美女，昨值庞集钱送奴婢，谈及美人，他将女儿多花的真容出来，奴婢冒干赍进，恭呈御览。”那仁宗接过画图，展玩良久，不觉龙情大悦。陈琳看见朝廷嘻嘻展玩，俯伏又奏：“目下正春风浩荡，庞园牡丹盛开，丞相必定请驾赏玩，教他令小姐一齐见驾。那时皇上龙目细观，然后圣裁。”仁宗道：“准依卿奏。”

那陈琳出朝，即传旨庞集，说：“朝廷图已收进，必得丞相请驾游园，同了小姐接驾，立刻就聘，岂不好么？”丞相道：“多谢公公费心，既如此，老夫今日端正了请本，明早上达。”陈琳别去。

太师来见小姐，把前番的说话道了一遍。来到书房，端正请本。吩咐家人，将园内打扫洁净，以便恭迎圣驾。那家下听得太师吩咐，各自分头料理。丞相入朝启奏，请驾赏花。仁宗道：“卿既奏请，朕于明日临幸便了。”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

#### 仁宗驾幸庞园 宠多花封贵妃

天颜咫尺降洪波，名姓仍烦当宁呼。

从此身心须日检，君亲难负策骀驢。

那仁宗降旨，明日临幸。太师领旨出朝，回到相府，摆了香案，专等来朝接驾不题。

不觉已是天明，仁宗即传旨摆驾。那合朝文武，各各随班伺候。这些凤旆龙旂，旌幢符节，金瓜月斧，一对对罗列前导。又见那羽林军都拿了豹尾长枪，前前后后，簇拥了龙车。那庞丞相跪伏府门，接了圣驾到厅，谢过了恩。那仁宗道：“众卿回避。”那太监陈琳传旨少顷候驾，这随班文武都领旨回避。

太监同了庞丞相，随了朝廷进园，驾幸牡丹厅，坐下赏花。陈琳、庞集赐坐锦墩。仁宗道：“今日朕幸赏花，惜少仙音。”太师奏道：“臣女多花，却有新教的女乐，因未奏明，不敢见驾。”仁宗道：“且召来。”太师领旨。那多花装做天仙，侍婢扮了仙姬，见了朝廷。那些侍婢吹弹歌舞了一会。这多花吹起凤箫，奏一曲《彩凤和鸣》。那仁宗听了大喜。多花又吟诗一首：

名花却是长侯门，腼腆芳辰朝至尊。

一曲凤箫和奏里，幸教少女荷君恩。

那仁宗道：“美人音容俱妙，六律精通。”即命陈琳赐他金龙宝带一围为聘。庞家父女一齐谢了皇恩。却是红日西沉了，仁宗传旨摆驾回宫。那丞相同多花小姐不胜欣喜，来到夫人房里，将仁宗天子聘女的事细细说了一遍。那仁宗天子回宫，想右丞相庞集的女儿果然百般风月，万种姣羞，真是：

月殿嫦娥离皓窟，九天玉女下蓬莱。

那仁宗道：“今日见这女子，可称国色，是以朕解金带为聘。且召国子监祭酒陶先翰，同了太监陈琳，将黄金百笏，彩缎千端，着二卿赍送前去，即命庞卿将女儿送至宫中。”

那陶先翰等领了圣旨，来到相府。那丞相接了圣旨，款留天使，来至里边。吩咐挑选女婢二十四名，都要穿五彩宫衣，各执宫灯兜扇，一对对站列厅前。那小姐出厅，拜别了爹娘嫂嫂，又到黑虎的灵前告别了一番。那侍婢扶了小姐，上了风车，只听笙歌嘹唳，迭奏仙音，送出了相府。

行来已是五凤楼前了，那太监陈琳即往宫门启奏：“庞集已将小姐送在午门候旨。”仁宗道：“既如此，送入正宫见驾。”陈琳领旨，引了香车来到正宫。那多花见了万岁，又见了正宫曹后。那仁宗又命嫔娥，引送偏宫。

曹后看了多花，心中暗想：“咳，这庞多花人品却好，只恐心地乖张；况庞相是奸而且佞，他的女儿决非贤淑。今我皇上若隆重于他，只怕难免父女弄权，江山就有些不太平了。”曹后看了多花，就添忧国之思；仁宗得了多花，方称宫闱之乐。

仁宗挽了多花，进了偏宫，把他细看，却与进的画图一般，一宵晚景不题。到了金鸡三唱，仁宗升殿，即降旨册封多花为贵妃，封庞集为国丈，赐了半朝銮仪，立了下马牌。那丞相谢恩出班，合朝文武称贺不题。这教：

昨夜风开露井桃，未央宫殿月轮高。

平阳歌舞新承宠，帘外春寒赐锦袍。

且说呼得模叨蒙圣恩，袭封了忠孝王之职，府第改造了永平殿，命俺世守此职，却也威风。更且妻贤子孝，真是忠孝两全。这也不在话下。但是我主仁宗，不念先王之重寄，止知美色风流。自从纳了庞多花，封为贵妃，庞集封了国丈，将来他家父女，必然就有狼狽为奸的事做出来了，如何是好？奈本藩职非谏官，不便罔达。目下朝堂里，除下一个包文正，还有何人清直过他？无奈包公今又告病在家，朝政江山何人秉理？故俺旦夕忧闷。将来上朝，俺也不免仍遵先王恩命，依旧带了紫金鞭入朝的了。倘有权佞不法，俺也不

能饶他过去的了。

千岁正在焦思，忽夫人杨氏来到书房，见了千岁道：“相公为何愁眉不展？”“咳，夫人！我只为朝廷恋色荒政，轻用权佞，只恐江山有失，是以旦夕忧心，愁怀百结。”“阿呀相公，意见偏执，却是为何？”“咳，夫人，自古道：‘食君之禄，分君之忧。’今朝廷不以天下为重，人臣安得不加忧也？”“相公三思为上。古云：

得宽怀处且宽怀，且把闲愁去撇开。

百年三万六千日，日日寻欢有几回？”

那千岁道：“夫人，你是女流，岂知朝纲大节？若是做了人君，岂可一日不忧国？一刻不忧民？将祖宗的基业，竟置罔闻，是以放心不下。”“阿呀相公，你岂不知桑田沧海，沧海桑田。若祖宗积德，子孙能保之。譬如人家的气运将终，出了不肖子孙，不能守成，如劝戒他，教化他，反生厌恶。况庞家是文，他们父女作奸，我们是开国功臣，又非谏官，何苦结下这个仇怨？”“咳，夫人，朝纲事宜，你那里知道！请进去罢。”“阿呀相公，妾身今日出堂，非谓别事，因太华山香愿至今未完，故于睡卧之间，常觉梦魂颠倒，神气不清。欲令次儿守信代妾前往太华，完此香愿，故与相公商议，不知意下如何？”“吓！夫人，既令守信前去，且唤他出来，吩咐一番。”

那书童请了世子，来到厅前，道：“爹爹、母亲，不知呼唤孩儿则甚？”千岁道：“今日唤儿到厅，因你娘亲有太华山的香愿未完，令儿前去。守勇孩儿，你只消相送守信一程便了。”千岁正在吩咐，忽家将道：“启上千岁：车马都在外面伺候。”“既如此，挑了二十名家将，同世子前去，路上须要小心。”那家将领了钧旨，大家收拾起身。守信到厅，拜别爹妈。那夫人道：“我儿完了太华香愿，即往太行山去望望外祖母杨老令婆，并候母舅、舅母安好。”守信一一应诺。

那守信兄弟，别了父母，齐到厅前上马。这二十名的家将，随了世子。一路匆匆，不觉已到十里亭了。守信下马，作别哥哥。守勇道：“兄弟，我有一句话说交代，你须耿耿，凡事小心。可记得我们游春打猎回来，过东庄的时节，听说抢亲，我们不曾问得明白，竟就追赶，打伤了庞黑虎，抢还了赵三姐。不道黑虎回去身死，庞丞相岂

有不恨？奈我爹爹是个开国功臣，又且秉政朝纲，故庞集不敢声响。但目今的庞集，计将女儿献进，已封贵妃，只怕日后有害，不可不防备了他。兄弟，你完了香愿，到太行老令婆家去，务必熟习武艺，交结些英雄好汉，后来也好帮扶。”守信道：“哥哥之言极是。但爹爹、母亲在府，亦须防了庞家的暗害。总是我之父母，惟赖哥哥留意。”“这个不消贤弟叮咛。”那守信别了哥哥上马，守勇就勒马回京。这教：

送君千里终须别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

且说庞贵妃的心里，恍恍惚惚，一无定准，时刻想害呼家。奈呼得模是本朝开国功臣，已封王位，先帝又赐了金鞭，朝廷十分优渥，如何摇动得他？“吓，有了！不免启奏朝廷，只说要往东岳完愿，若是准了这奏，然后乞借皇后的仪仗一用。倘然遇着了呼得模，他必然就要淘气。那时就好乘机而入，毁掉了銮仪，抓破了花容，回到宫里，见了万岁，就哭奏起来。只说呼得模仗了先帝的威力，目无纲纪。料想朝廷一定嗔怒，然后教我爹爹再是一本。不要说他一个功臣，就有十个功臣，也不怕他不死。这教容情不举手，举手不容情。”

庞妃正在筹想，忽仁宗驾幸宫来。那庞妃接了圣上，摆下宴来。仁宗道：“庞卿，为何不欢饮？”庞妃奏道：“臣妾昔年许下东岳圣帝的宿愿，因臣父庞集送了臣妾到宫，至今未酬。昨晚臣妾睡去，宛然跪在东岳殿下，只见六曹官、典判司，查臣延寿案内宿愿未酬，限五日完缴。醒来恰是一梦。今日自觉神思困倦，臣正奏请圣裁，臣欲亲往岳庙缴酬宿愿。”仁宗道：“既是庞卿偿愿，待朕降旨诣行便了。”那庞妃谢恩。又奏道：“臣妾仰荷圣眷，已沐无疆之德。臣妾庞多花再叩天恩，伏乞我皇允臣恳借曹后娘娘的銮舆赐臣一光，那些臣民不敢褻慢，就是臣妾的祖宗父母均沐洪庥，这是臣妾邀请皇上格外之恩。”那仁宗微微笑道：“后妃各有定制，纲纪国典岂能转移？廷臣见闻启奏，朕难遮饰。”那庞妃又奏道：“臣如果蒙宠暂移，何敢不渎？”那仁宗因过爱庞妃，勉依奏准。不知以后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 四 回

### 宋仁宗宠妃僭越 呼得模负屈无伸

琥珀尊开月映帘，调弦理曲指纤纤。

含羞敛态留君住，更奏新声刮骨盐。

且说仁宗天子自从宠幸了庞妃，那庞妃就生出许多计来，打算要害呼家。谁道仁宗被庞妃哄准，那仁宗即命太监陈琳与正宫曹后娘娘借銮仪一用。陈琳遵旨来到正宫，见了曹后道：“启上娘娘：今日奉万岁差奴婢与娘娘借銮仪一用。”那曹后听奏，沉吟半晌。若是不允，则违了圣旨。娘娘道：“罢了，且允他便了。如宠妃僭用，是有廷臣谏议。”陈琳覆了圣旨。庞妃谢了恩，已为十分欣喜。仁宗与庞妃谈谈说说，不觉东方渐渐微明。却是：

恩爱欢娱嫌夜短，果然寂寞恨更长。

那庞妃专等天明，就梳洗妆扮，好似仙姑降世。仁宗见了，龙情大悦，即传旨摆驾，点三千铁甲，护卫娘娘进香。那陈琳伺候庞妃谢恩上辇。出了东华门外，这些百姓疑道：“曹后娘娘驾到。”都摆下香花、灯烛，各各跪迎。却呼得模巡城到此，远远看见绣旗招展，宫娥拥住了凤辇。那呼得模躲避不及，只得俯伏道旁，口称：“老臣呼得模因奉旨巡城，不知娘娘龙驾到来，有失回避，望娘娘恕罪。”那庞妃明知呼得模跪迎，故意不睬。得模跪久，因未奉懿旨，只得重又奏道：“臣该万死，望娘娘宽恕。”庞妃妆做大怒，就命太监：“打这老贼！”那些将校齐来动手，得模冤不敢言。等过了辇，呼得模立起身来，道：“咳，娘娘也变坏了。”正在自叹，忽见太监陈琳飞马赶来，呼爷道：“陈公公，今日娘娘往那里去？”“吓，老将军，方才过的是庞贵妃，借了娘娘的仪仗，往岳庙进香。”“吓，有这等事！反了反了！君臣的体统，国家的纲纪，岂可不准的么？”陈琳道：“老千岁，如今只